

环球美术家视点系列
Vincent van Gogh

【荷兰】

凡·高

Van Gogh

JL 吉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 数据

凡·高/吉林美术出版社编. -长春: 吉林美术出版社, 2008.7

(环球美术家视点系列)

ISBN 978-7-5386-2692-6

I . 凡… II . 吉… III . 油画—作品集—荷兰—近代 IV . J2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53642号

环球美术家视点系列

Vincent van Gogh

【荷兰】

凡·高

出版人/石志刚

出版/吉林美术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www.jlmspress.com

撰文/邵亮 赵纯

责任编辑/高鑫

装帧设计/亚力设计工作室

技术编辑/赵岫山 郭秋来

发行/吉林美术出版社图书经理部

印刷/北京圣彩虹制版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8年7月第1版 2008年7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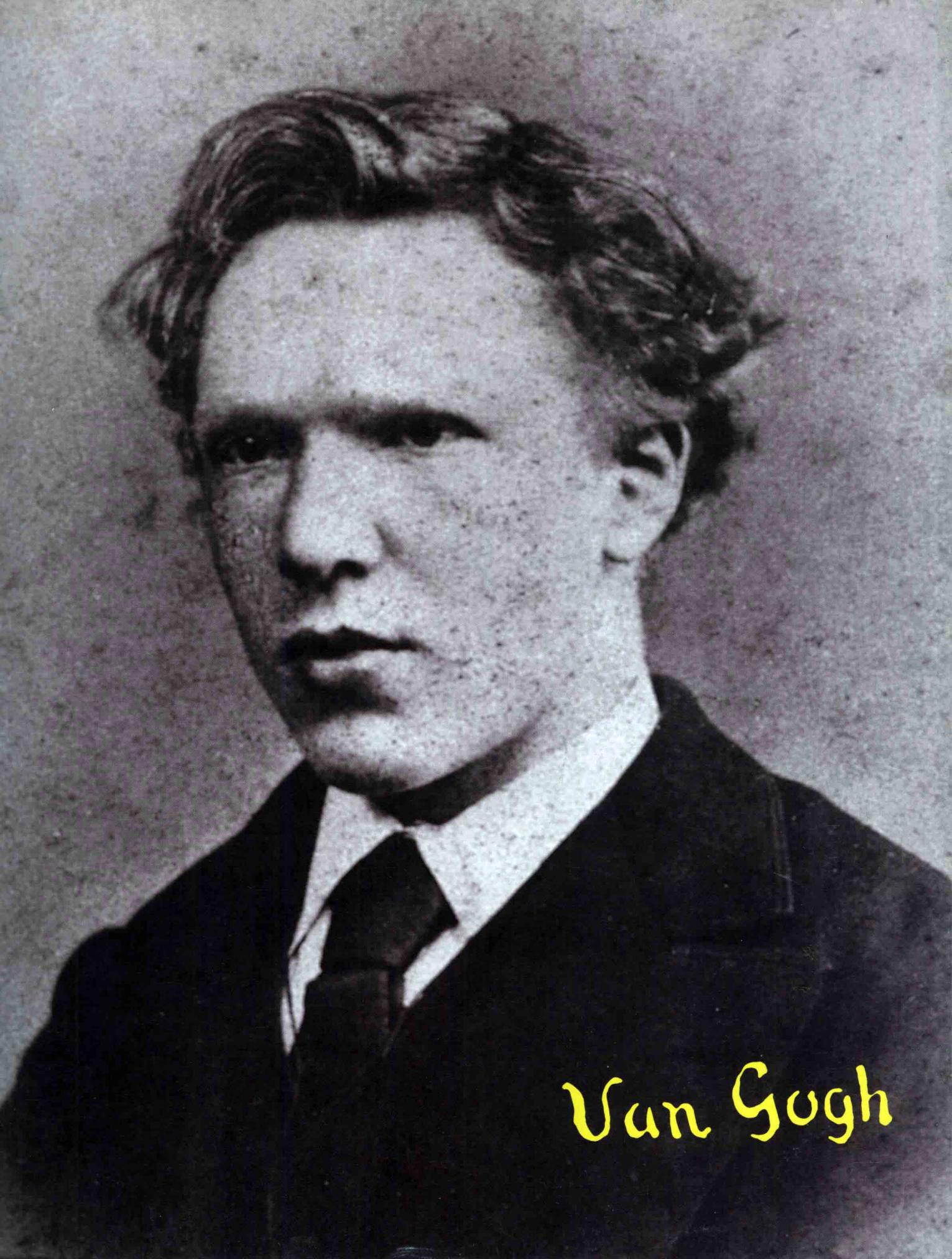
开本/889×1194mm 1/16

印张/14

印数/1-3500册

书号/ISBN 978-7-5386-2692-6

定价/78.00元



Van Gogh

Van Gog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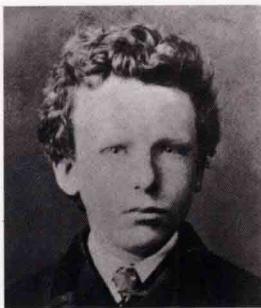
环球美术家视点系列
Vincent van Gogh

【荷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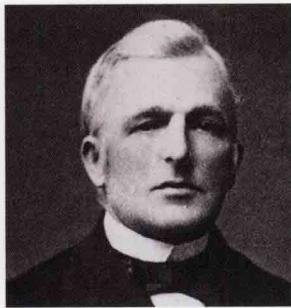
凡·高

Van Gogh

JM 吉林美术出版社



13岁的凡·高 摄于186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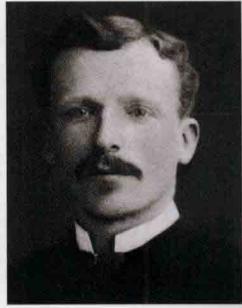
凡·高的父亲提奥多勒斯



凡·高的母亲安娜



凡·高的妹妹伊丽莎白



凡·高的弟弟提奥 约摄于1888年



凡·高的出生地，荷兰南部的准德尔特村 摄于1902年



提奥的妻子和儿子 摄于1890年



凡·高的叔叔约翰斯



18岁的凡·高 摄于1871年

文森特·凡·高 (Vincent van Gogh 1853-1890年)，是19世纪最伟大的画家之一，后印象主义绘画的代表人物，与高更 (Gauguin)、塞尚 (Cézanne) 一起被公认为20世纪现代绘画的奠基者。

凡·高短暂的一生极具传奇色彩，除了留下大量被世人所熟知的绘画作品外，他那近乎疯狂的行为也被人们所乐道。但凡·高深刻的艺术思想及在文学方面的才华并没有被他那种“疯狂”的表象掩盖。正如美国传记作家欧文·斯通 (Trving Stone) 所说“凡·高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画家，并且是一位出色的作家和哲学家”。也正因为凡·高的思想和行为都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始终不被人理解和接受，导致了他天才的一生都在孤独的深渊中苦苦挣扎，直至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1853年3月30日，文森特·凡·高出生在荷兰布拉班特省 (Brabant) 一个叫做准德尔特 (Zundert) 的小村镇，那里蔚蓝的天空中飘浮着朵朵白云，下面是屋顶长着青苔的小农舍，石子路的两旁栽着山毛榉，云雀在长着嫩绿谷物的田野上空啼……家乡的美景不仅给凡·高留下了美好的童年记忆，还孕育了他对大自然终生的热爱。凡·高的父亲提奥多勒斯·凡·高 (Theodorus van Gogh) 是一名新教牧师。母亲安娜·柯妮丽亚·卡森托斯 (Anna Cornelia Carbentus) 颇具绘画天赋，父母的影响对凡·高未来的人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凡·高8岁时进入家乡的乡村小学就读，一年后被父母带回家中自学。中学时代的凡·高不仅熟练掌握了英语和法语，德语也达到了能够日常运用的水平，他对书籍有着强烈的兴趣。大量的阅读不仅积淀了凡·高深厚的文学功底，更给了他敏锐的思维能力和广阔的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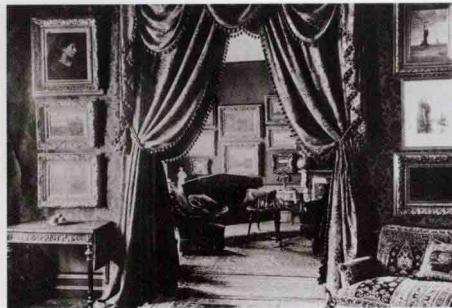
凡·高于1869年以学徒的身份进入古比尔 (Goupil) 公司的海牙分店，在这里，他接触到了伦勃朗 (Rembrandt)、米勒 (Millet)、德拉克洛瓦 (Delacroix) 等优秀画家的作品。

1872年夏天，凡·高的弟弟提奥·凡·高 (Theo van Gogh) 前往海牙与凡·高同住了一段时间，在此，两人重拾童年的兄弟情谊，建立起更为深厚的友情，这份感情使兄弟两人之后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在与弟弟提奥长达18年的通信中，凡·高与提奥分享着自己生活的喜怒哀乐，而凡·高的书信也是后人研究他艺术思想及情感轨迹的重要史料。

凡·高因为出色的工作业绩于1873年被提拔到古比尔公司的伦敦分公司工作。在伦敦，凡·高爱上了房东的女儿，得到的回答却是：“我已经有未婚夫了”。这段无望的爱情给了凡·高沉重的打击，使他渐渐投入到对神学的狂热中。他再也无心工作，大量地阅读宗教书籍，把荷兰文的圣经翻译成法文、德文和英文，与家人的通信中也是大段大段地引用圣经的原文，1875年凡·高辞去了古比尔公



海牙的古比尔艺术公司



海牙的古比尔艺术公司内部



准德特牧师的房子，凡·高的画室就在这栋建筑的后面



凡·高为茜恩作的素描



阿尔的街道



凡·高在阿尔居住的卡里尔饭店



1887年的凡·高自画像



阿尔的“黄屋”，1888年凡·高邀请高更在这里一起作画

司的工作。

在伦敦期间，凡·高在一次去博物馆的途中，偶然看到了东区贫民窟的景象，极度贫穷和绝望折磨着那里的人们，那是与他的生活完全不同的世界，彻底地改变了他之前的对人生和世界的看法，在给弟弟提奥的一封信中，凡·高援引了法国历史学家埃内斯特·勒南 (Ernest Renan) 的一段话，“人来到世上，不仅仅是为了享受快乐，甚至也不能仅仅停留于诚实。人来到世上应该为人类做些大事，应当争取崇高，克服粗俗，这种粗俗几乎阻挠着每个人的生存”。

对底层人民的无限同情加上对宗教的狂热使凡·高决心做一名传教士，他想用上帝的力量给穷人们一点宁静，以使他们安于自己在世上的生存。继承父业的决定得到了家人的大力支持，他们把凡·高送到了阿姆斯特丹并请了一位私人教师教凡·高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以使凡·高可以通过神学院的入学考试，但这个计划没能成功。一年后他回到了埃顿 (Etten)，父母又为他安排进入布鲁塞尔的一所传教士学校，学生在这所学校里只要经过三个月的短期培训，就可以被分到比利时的各个教区，从事神职工作，结果，凡·高又一次令父母失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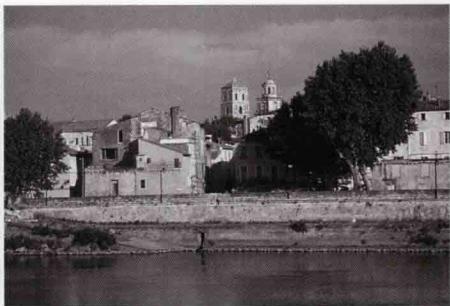
经过父亲的努力，学校最终答应让凡·高到博里纳日 (Borinage) 矿区去当无薪的见习传教士。博里纳日位于比利时南部，是欧洲最艰苦的矿区。凡·高怀揣着一颗虔诚和慈爱之心出发了，在与弟弟提奥的通信中说：“整部圣经只有一个原则、一个真理——光明要照耀黑暗，从而使黑暗转变为光明。现在谁最需要光明呢？由经验得知，在黑暗的地层底下采煤的人听到福音都会感动而欢喜。”

在博里纳日，凡·高觉得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使命。他尽其所有接济那里穷苦的人们，帮助矿难中的伤者和病人，他衣着褴褛，脸上挂着煤灰，与脏兮兮的教民们混在一起。当然，这些都有辱教会的尊严，在多次警告无效的情况下凡·高被教会解聘。这使凡·高对宗教产生了怀疑——宗教到底属于谁？上帝真的存在吗？在经过一番痛苦的思考之后，凡·高决定投身艺术，他希望借助对美的表达来实现自我解脱的目的，这一年他27岁。

1881年在埃顿，凡·高再一次因他的表姐坠入情网，得到的回答仍是拒绝。但凡·高认为“我爱她直到永远，最终她会爱我。”凭着这种信念，他踏上了前往阿姆斯特丹的路，希望能打动表姐的芳心。但这个举动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让家人认为他是个不可理喻的“疯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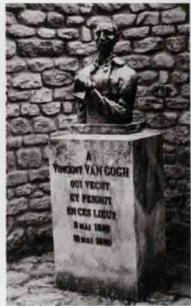
1889年凡·高包扎着耳朵的自画像



阿尔现在的风景依然光辉如昔



圣雷米疗养院，凡·高曾在这里接受了一年的治疗



疗养院入口凡·高的雕塑



圣雷米疗养院中庭



照看过凡·高的加歇特医生



凡·高在奥维尔期间居住的楼房



凡·高在二楼居住的房间

在返回海牙的途中，他与一名妓女茜恩同居了，并声称要与茜恩结婚。“我将她保护起来，并将我全部的爱，全部的体贴和关心给了她。”这种出于同情的爱，是旁人无法理解的。在后来的画作《悲哀》中，凡·高把这个曾经的妓女处理成后悔万分的受害者，而不是轻薄的荡妇，他用这种方式将这个女人道德上的轻浮转化为爱，让她重新获得受人尊重的形象。但凡·高从弟弟提奥那儿得到的那点微薄的救济远远不足以支付他们全部的生活开支，尽管他们已经非常俭省。一年后，在生活的压力下和不断的争吵声中，他们分道扬镳了。

1883年9月，凡·高离开海牙去了荷兰北部的德伦特省(Drenthe)。12月，在纽南(Nuenen)的父母家凡·高完成了被认为是他早期最重要的代表作《食土豆的人》，关于这幅画他写道，“我试图清楚地表现这些在油灯下吃土豆的人是如何用他们伸进盘子的那同一只手挖地，以便使画面表现出体力劳动以及他们如何诚实地谋生。我想使人们对完全不同于我们文明的另一种生活方式有一个印象。所以，我根本不企求得到每个人的喜欢或赞赏。”正是这幅画确立了凡·高日后在美术史上的大师地位。

1886年3月，在经过安特卫普(Antwerp)短暂的学习后，凡·高来到巴黎与弟弟提奥同住。巴黎的印象主义绘画艺术以超乎寻常的艳丽色彩和轻松的笔触使凡·高一改往日阴郁的色调，调色盘上满是明快的色彩。当时，日本的浮世绘版画在巴黎以低廉的价格出售，凡·高收集了一大批日本版画并开始在油画中模仿浮世绘风格。《唐古伊老爹肖像》是体现凡·高这一时期特点的代表作。唐古伊(Tanguy)是巴黎一家绘画用品商店的老板，凡·高在生活和艺术上都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大的帮助。画面中，凡·高运用并发展了印象派和点彩派的笔法，以浮世绘版画为背景，将唐古伊老爹布置在前景的正中，画面色彩绚丽和谐，造型坚实有力。卡罗尔·泽美尔(Carol Zemel)评论说，“唐古伊被描绘成具有东方特征的‘菩萨’……凡·高是把蒙马特尔(Montmartre)变成了日本，将马特山变成了富士山，将画商变成了笑容可掬的‘圣人’。”

在巴黎时，凡·高的朋友们就已经发现他不同寻常的性格。“当他兴奋时，就表现得十分疯狂，喜欢同时用好几种语言与人争论，但有时他又显得十分乖戾，不太合群，疑心很重。”一次，塞尚在唐古伊的商店看到他时说：“先生，你画起画来，像个疯子。”有人评论凡·高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凡·高确患有癫痫症和抑郁症，这两种病症后来一直折磨着他。

虽然凡·高的明快的色彩来自于印象派，但他并不满足于印象派用色彩对物象的客观描绘，他要利用色彩来表达对生活的强烈感受和对生命的爱。在与弟弟提奥相处两年后，凡·高离开巴黎，前往阳光明媚的阿尔(Arles)。阿尔地处地中海地区的中心，强烈的阳光为这

里的乡村景色披上了绚烂的外衣，凡·高在这里找到了浮世绘中的日本风光，不顾一切地投入到创作中去，《吊桥和马车》、《落日下的播种者》等大量作品都创作于这个时期。

就在凡·高在阿尔拼命创作的同时，也感觉到无比地孤独，恰好高更这时遇到了经济方面的问题，凡·高就邀请他到阿尔来一同生活，高更接受了邀请。于是，凡·高开始了即兴奋又焦急的等待，著名的《向日葵》就创作于这个时期，它是凡·高为装饰高更的房间而画的。向日葵在凡·高的眼中是光的象征，它的每一种形态都蕴含着生命的寓意。

而相见的兴奋没过多久，凡·高和高更两人就开始了争吵。在艺术上，高更教导凡·高要凭记忆去画，而凡·高却厌恶这种方式，他要表达的感受需要借助于对客观物象的描绘。在生活上，凡·高不修边幅，个人卫生状况也叫人吃惊，加之凡·高越来越古怪的性格终于在两个月后的一次争吵，导致了众所周知的凡·高割耳事件。

此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凡·高几乎都是在阿尔医院和圣雷米(Saint-Rémy)精神病医院中度过的。但即使是在精神极不稳定的状态下，凡·高也没有放下画笔。在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中以《星月夜》最为著名。扭动升腾的丝柏，呈漩涡状翻滚的天空，海浪般起伏的山峦，狂躁运动着的大自然几乎要将那一小片宁静的村舍吞噬，使人顿生出一种无以言状的恐怖。凡·高幻象中的大自然，映射出了他不平静的内心世界。

1889年凡·高住进圣雷米精神病院。一年后，凡·高被弟弟提奥安排到巴黎附近的奥维尔(Auvers-Sur-Oise)，得到加歇特医生的照看，《加歇特医生像》就创作于这一时期。一个月后，弟弟提奥来信告知凡·高两个不幸的消息。一是，与凡·高同名的侄子、凡·高的教子生病了。弟弟提奥在信中写到，“许多个日日夜夜，孩子一直不停地哭泣，你从来没有听过这么令人悲痛的哭声”。而另一个消息也同样令人不安，弟弟提奥的工作不顺利，他准备辞职，另谋出路。一直以来凡·高的生活都依赖弟弟的资助，弟弟提奥的这个决定无疑把凡·高推向了绝望的深渊。“前景越发暗淡了，我根本看不到幸福的未来。”

《群鸦乱飞的麦田》展现了他的绝望，混沌的天空压向大地，麦田狂乱地舞动，漫天的乌鸦预示着灾难的降临，地上的道路却找不到出口，一切被不可避免的冲击所席卷。1890年7月27日，凡·高走进那片金黄色的麦田里，向自己的胸口开了一枪，两天后死在弟弟提奥的怀中。临终前他用荷兰语微弱地说道：“我希望现在能回家了”。

文森特·凡·高是一个对自然、生活都怀有真挚的爱的人，又是一个被社会、生活所抛弃的人。爱与背弃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凡·高悲剧的人生。而他又是幸运的，如寓言中所说，上帝总是把他的宠儿放在最艰苦的地方。如果不是历经磨难，凡·高就不会把他的一腔热情转化为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震撼人心的艺术作品。可略带讽刺意味的是，凡·高生前所一直渴望着卖出作品(生前他的作品只售出一幅)却在他身后加倍地实现了。在20世纪的艺术市场上，凡·高作品的拍卖价格一直雄踞榜首，1989年，《鸢尾花》以5390万美元售出，1991年，《加歇特医生像》创出8520万美元的天价……而将作品以500法郎卖出却是凡·高生前最大的奢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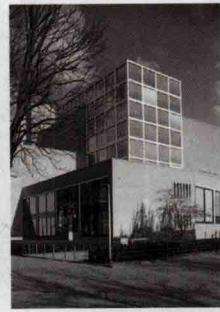
凡·高过世后，关于他的著述出版了上千种，对他的学术关注也戏剧性地增加了。事实上，凡·高在艺术史上的地位并不需要数字证明。他的画风已经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的美术创作发展，他将主观情感注入到对画面的探索，直接启发了表现主义艺术的产生，20世纪的现代艺术由此敞开了一扇大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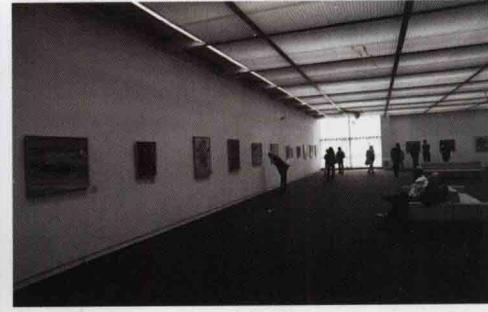
凡·高在纽南时的画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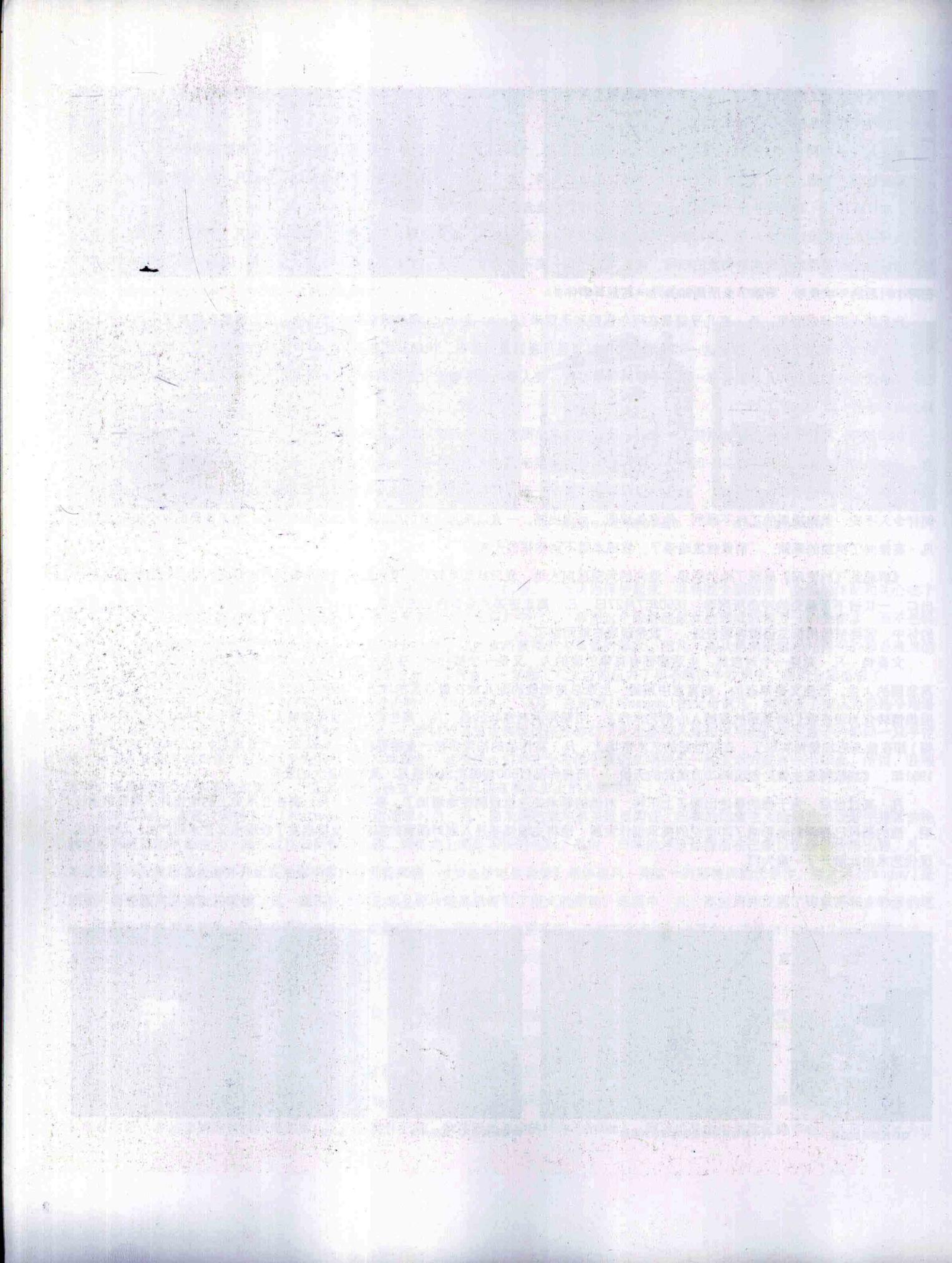
凡·高和弟弟提奥在奥维尔的墓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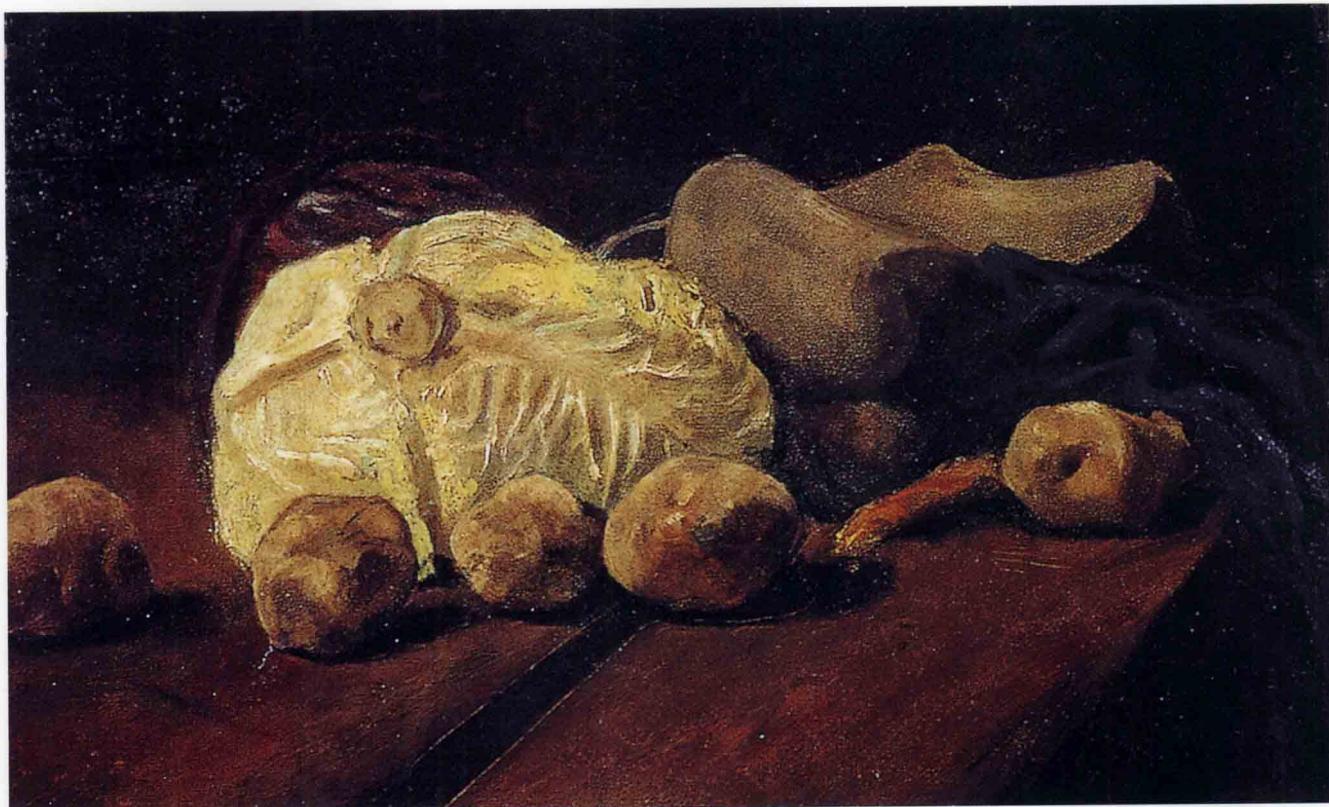
阿姆斯特丹凡·高美术馆



美术馆内部



甘蓝、土豆和木鞋 1881年 油彩 画布 35×55 cm



海滩上的人和海上的船 1882年 油彩 画布 35×51 cm



海牙景色 1882-1883年 水彩 墨水 画纸 25×36 cm



抽奖 1882年 水彩 画纸 38×57 cm





女矿工 1882年 水彩 画纸 32×50 cm



木材拍卖会 1883-1884年 水彩 画纸 35×45 cm



林中的女孩 1882年 油彩 画布 39×59 cm



林中的女孩(局部)



泥炭田里的两个妇女 1883年 油彩 画布 27×36 cm



尼炭船和两个人 1883年 油彩 画布 37×56 cm